

一、服饰的起源

1. 服饰成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服饰一词，常常被用作服装的代名词，这是有道理的。在远古时代，人类用树叶、兽皮等物品遮蔽身体的最初目的应该是为了保暖，而不是为了美观。但是，自从人类有了审美能力，即使是最原始简陋的服装也必定会体现当时某一特定人类群体的审美情趣。所以，服与饰，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个整体。这里的饰，不仅仅是指佩带在服装之上或人体未被服装所遮盖的头、颈、手、脚等部位上的各种佩饰、首饰、也包括服装本身所含有的装饰美化人体的功能。

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猿和其它动物一样，本来都是靠自身的皮毛抵御冬季严寒的。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在进化为原始人之后，开始了较为固定的穴居生活，而后又学会了用火。穴居的生活方式和火的使用增强了原始人抵御风雨寒冷的能力，加速了他们的进化过程。但由于废退用进的缘故，他们原来赖以御寒保温的一身厚的皮毛逐渐退化，自身的御寒能力大大降低，于是产生了借助‘身外之物’弥补这一不足的需求。最初的服装就是这样产生的。

最初的服装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无从知道。据先秦典籍记载，古人用羽毛、兽皮遮蔽身体，这是可信的。原始人类靠采集、渔猎来获取食物，有丰富的羽毛、兽皮来源，当他们看到禽兽比自己更能抵御寒冷时，很自然地会想到借助禽兽的毛

皮来为自己保暖，这可以说是古代服装的萌芽。

在 1 万年前左右，原始人已学会了磨制骨针。有针就有缝纫，尽管这时的缝纫材料可能仅仅是用石器分割的各种形状的兽皮片，但这已经可以说是真正的服装了。

原始人在进化的过程中，相互间的交往越来越复杂，任意披散的头发、不仅遮盖视线，妨碍活动，而且由于面部常被遮挡，也不利于相互间语言、表情的交流。于是，他们把原来散披的头发束起来，产生了最初的发型。由于头发被束起来，耳部和头颈部分裸露出来，冬季难免感到寒冷，于是，他们又用兽皮覆盖在头上抵御风寒，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帽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出土文物中有陶笄、骨笄和骨簪等头饰，这些是用于固定发髻的，说明在和衣服的形成差不多的时代，人类学会了束发挽髻，出现了最初的发型和头饰。帽子出现的时间也应与此大致相当。

原始人在有了相对固定的住处之后，跋涉跳跃的需要大为减少，足底的耐磨性能逐渐退化，在学会用衣服来遮护身体的同时，大概也学会了用鞋来保护脚部。最初的鞋子所用材料应与衣服差不多，主要是用草、麻编成，或用兽皮连缀而成。

2. 纺织技术的诞生

原始服装最初使用的原材料是禽兽的皮毛，它们的保暖性能确实很好，至今仍是制作服装的重要原材料。但是，当原始人类告别了单纯依靠自身皮毛保温防寒的历史后，自身的御寒能力更加退化减弱。渐渐地，不仅在寒冬，即使是在春秋季节，也离不开服装的遮盖了。这时，仅靠兽皮、羽毛显然已不能满足不同季节、不同温度的需要。

原始人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经常和各种植物打交道。他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的纤维特别长，可以搓成线绳、织成网。这些网可以用于渔猎，编织细密的网也可以披在身上代替皮毛。最先被利用的天然纤维是葛、麻一类的野生植物纤维。考古工作者曾发现过五、六千年前的葛布。从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有石或陶制的纺轮以及骨针、骨锥等出土。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陕西西安半坡和陕西华县泉护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还发现了许多麻布布纹印痕，这些都标志着人类服装发展的重大突破——纺织技术的诞生。

当然，这时的纺织技术还很原始低下，大约是用纺轮将葛麻等植物纤维拈成纱线，然后把经线排列成行，用手工把纬线横贯其中，再用工具把纬线拉紧。这样自然不可能织出细密的布。前述泉护村出土陶器底部的麻布印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分别为 10 根。但是，纺织技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服饰质料的来源，并使古代服饰从单调简陋的原始形态逐渐向舒适美观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智慧的祖先在从植物身上寻找纺织原料时，当然不会漠视产生天然纤维的另一大家族——动物。也许是由于兽毛加工难度较大，他们更加钟情于具有良好纺织性能的蚕丝。我国是最早发明饲养桑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传说黄帝元妃西陵氏螺祖曾亲自从事养蚕工作。黄帝生存的确切年代已无法考定，大约和仰韶文化所处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差不多。在山西夏县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半个被人工割开的蚕茧外壳，在浙江吴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曾发现一些用家蚕丝织成的绢、丝带等。这些丝织品实物距今已有 4700 多年的历史，这说明我国至少 5000 年前就已发明了养蚕和丝织。

3. 原始佩饰的出现

早在服装产生之前，原始人就已经知道用饰物来美化自己的身体了。从出土实物来看，原始佩饰大多是用各种不同的物质材料磨制而成的有孔的小块饰料。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出土的饰品以穿孔的兽牙为主，此外，还有骨珠、石珠和海蚶壳等，其中有些用赤铁矿粉染成了红色。这些饰料成堆成组地分布在人骨周围，显然是一种佩饰，原来大约是用线穿起来套在脖颈或手腕、脚腕上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的一具人骨的腓骨和臂骨之间，发现有 5 件顶端钻孔的新月形牙饰，显然是装饰颈部用的串饰。在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出土物中，常常有一些圆珠形的用不同材料加工成的小块饰料，这种饰料多为用鸟兽的肢骨磨制而成，也有的是用松绿石和孔雀石等磨制而成。安徽潜山曾出土一批陶珠，制作精美，珠体中间多被挖空，内装小陶丸，摇动时可发出响声，珠体表面还有美丽的纹饰，有的甚至镂有几个圆孔，玲珑剔透，精巧美观。蚌、贝、螺、蚶等水生软体动物的介壳因其美丽的花纹和光泽以及小巧轻便的特性，常常被用来制作饰物。有的是打孔后直接制成项链等饰物，有的则经过磨制，加工成圆形或扁圆形的珠子。从北京门头沟的古墓葬中发现，在一女性骨骸的颈部有规律地排列着 50 多颗螺壳，无疑这是一条原始的螺壳项链。

二、各个朝代服饰的形制与特色

自从原始人学会用“身外之物”来保护和装饰自己的身体之后，服饰便成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服饰的形制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1. 先秦时代的服饰

夏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朝代，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出土，夏代的服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难以断定。《易经》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推测当时已有比较定型的服装样式，而且最早的样式可能就是那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 3000 多年的上衣下裳制。这里所说的上衣同今天的上衣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下裳则是一种裙子。

纺织技术在夏代有较大的发展，山东龙山镇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掘出骨制的梭子。龙山文化是介于仰韶文化之后、商代之前的一种文化遗存，虽然还不知道其是否为夏代文化遗址，至少年代应该比较相近。骨梭的出现在纺织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使原始阶段的纺织技术摆脱了“手经指挂”的方式，为纺织品的大量生产创造了条件。

从商代早期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商代初期已出现了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这种文化不可能是短时期内突然形成的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可以断定商代之前的夏代文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水平。

我国进入商代后 出现了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商代遗址中有大量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出土，在河南安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钺上有织成规矩纹样的绢痕 还有丝织品的残片 说明这时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已经能够生产出提花织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 可以见到桑、蚕、丝、帛等文字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字 100 多个。甲骨文的内容多是占卜用的卜辞 其中有“蚕示三牢”的字句 即是用三头牛祭祀蚕神的意思 可见商代对养蚕的重视。

商代的服装形制史载不详，虽然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一些玉石和陶制人像 但服装式样不很清晰。其中有一玉人，身穿交领上衣 另有一块斧形的装饰物垂在裳前正中 长度过膝 这就是后来文献记载中经常提到的“蔽膝” 又称作“袿(huī)”、“褊(bi)”、“韍(fú)”。从商代出土的精美的骨笄(jī)和骨梳、玉栉(zhì)来看 人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束发了 而是开始重视对头发的美化。商代出土人像的发型，有的向后梳垂，有的向头顶梳起 编成小辫下垂 有的齐肩并向上卷曲 可谓多种多样。至于帽子的形制则还分辨不太清楚。

商代的佩饰以玉佩为多。商代玉器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商代佩玉、玩玉的习俗盛行 不论男女都要佩带玉饰。已经出土的商代玉饰非常精美 最为珍贵的是用圆雕或浮雕工艺制成的人像和动物造型的各种玉佩。

西周时期 纺织不仅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 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生产，除供自己穿用外，还得向奴隶主贵族纳贡。从反映西周社会生活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种桑养蚕以及纺织活动的描写。

丝绸生产水平在西周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人们重视铜器 常用丝绸来包裹。从西周贵族墓葬的出土文物中 发现了

一些用于包裹的丝绸残迹和残片，其中有绢、经锦和刺绣。经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丝绸织花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在陕西宝鸡市西周墓中，发现了用提花机具织出的斜纹提花丝织品——绮，这是周代丝织品的主要品种。

丝绸作为服装面料精美华贵，普通劳动人民是穿用不起的。他们日常所穿用的是“布”和“褐”。棉花种植在我国中原地区开始的较晚，用于织“布”的原料主要是麻和葛。麻和葛原为野生植物，这时已变为人工种植。麻布的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古代麻布的粗细是用布幅内经纱的多少表示的，布幅内有 80 根经纱称为 1 升布，升数越多，布越精细。当时，奴隶和罪犯穿用的是 7 升到 9 升的粗麻布，普通平民穿用的是 10 升到 14 升的较细的麻布，奴隶主穿用的是 15 升以上的细麻布，其中精细者好像丝绸一样，所以叫作纁(sī)布。30 升的纁布最精细，相当于今天的高级府绸，按规定只能做天子和贵族的麻冕。葛布凉爽不贴身，适宜做夏季服装。但也有粗细之分。粗葛布叫作“绌”(xì)，细葛布叫作“絺”(chī)。

“毛褐”是一种粗制的毛织品，是劳动人民制作冬衣的材料。《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但是由于奴隶主贵族很少使用这种粗劣的衣料，所以在墓葬中难以见到遗留下来的毛褐实物。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纺织原料生产的发展，纺织手工业更加兴旺发达，出现了一些纺织中心。如以临淄为中心的齐鲁地区和以陈留、襄邑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就分别以生产罗纨绮縠和美锦出名，而吴越地区则以生产麻织物出名。战国时期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之后，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纺织手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文献记载，当时的丝织品有帛、縠、绌、素、縠、纨、纱、縠(hú)、绌、纂、组、绮、绣罗等十几种，还有高级的

织锦。由于不同种类的丝绸有不同的织法，所以品种的繁多说明纺织技术的进步。从长沙、湖北等地的战国墓葬中曾出土了一大批丝织品实物，有织花丝带、两色提花织锦、各色花绮、绢、纱、罗、刺绣等。特别是纬锦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织锦的新工艺，是丝织技术的一大进步。

在长沙的战国墓葬中，还发现了白色苎麻布残片，密度大约是 15 升，其细密程度比今天棉布中的龙头细布还要高 3.4%

西周以前，人们的服装为上衣下裳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一种服式，称为“深衣”。这种服式裁剪方便，样式新颖，穿着舒适，很快流行开来，成为社会上最为盛行的一种服式。无论男女，不分尊卑，都可以穿用。

制作深衣的质料多为麻布，其具体形制是上下分裁，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一个整体。矩领“续衽钩边”，也就是把右面衣襟接出斜三角形的一段布，穿着时由身前绕至背后。下部比较宽大，长至踝间。衣领、衣襟及袖子的边缘滚边或加以绣绘。腰间束以腰带（图 1）。

深衣这一服装式样一直流行到东汉，魏晋之后才逐渐不再流行。但是，深衣上下相连的这种样式对后代的服饰有很大的影响，元代的质孙服、明代的曳撒、现代的连衣裙，都可以说是深衣的遗制。

这一时期人们冬季的服装是袍，相当于今天的棉袄，但也是不分上衣下裳的一种长衣。袍服多用丝绵絮里，以新丝绵絮里的称作“襜(jiān)”，杂以旧絮的称作“袍”，以碎麻絮里的称作“缁(wēn)”。《战国策》记载的“绌袍之情”的典故，讲到魏国大夫须贾赠送绌袍给化装为雇工的范雎，这绌袍就是一种用粗丝织品缝制的袍。从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时的



图 1

绵袍为交领、右衽、直裾(jū)，两袖平直、宽袖口、短袖筒，领口、袖口和下摆边缘用带纹饰图案的绦、锦、绢装饰。

另外，冬季还有裘，即皮衣。所用兽皮有狐、麕(mi)麕(ní)、虎、貉、狼、犬、羊皮等，一般都是将毛面向外穿着。裘衣也有精粗之分，最好的是白狐裘，供天子穿用，而一般庶人只能穿犬羊皮裘。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既不同于上衣下裳，也不同于深衣的服式：上衣较短，长不过膝，窄袖紧身；下穿长裤，脚登革靴，腰系革带，配以金属搭扣，类似今天的皮带。这是西北少数民族流行的服饰，被称作胡服。由于频繁的战事接触，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发现胡服比传统的上衣下裳或者深衣更为适应行军作战的需要，地处西北的赵国，更多地受到这种影响，赵武灵王时，果断地实行改革，推行“胡服骑射”。这虽是一次军事改

革，但对民间服饰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既有身着胡服的兵士形象，又有身着胡服的民间男女形象。

先秦时代男子的帽子有冕、冠、弁等种类。冕是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穿祭服时戴的一种帽子。其形制以木为骨架，外面糊布，上覆冕板，冕板前后两端有冕旒(liú)。冕旒的数目、长度以及用玉的数目、色彩依据佩戴者的身分和所穿用的场合而不同。戴冕时用笄固定在发髻上(图2)。



图 2

冠在古时是帽子的总称，先秦时单指不用笄固定，而以纓系于颌下的一种帽子。后代文献记载其名目有委貌冠(又称玄冠)、高山冠、獬(xiè)豸(zhì)冠、鷩(hù)冠等。

弁的形制上小下大，以兽皮缝制而成，有爵弁、皮弁、韦弁等名目。爵弁形制和冕相像，但没有旒，冕板下呈合手状，颜色为爵头色(即黑红色)，佩戴时以笄贯穿于发髻中，是士或士以上的官员在穿爵弁服时戴的帽子。

皮弁实际上是一种皮帽，先秦时的皮弁形制如两手相合状，上小下大，用白鹿皮缝合而成，接缝处缀以五彩玉作为装饰，玉的颜色及数量多少依佩戴者身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戴皮弁时还要穿与之配套的衣服，称为弁服，供天子、诸侯以至

士在不同的场合穿用。

韦弁是一种皮制军帽，形制如皮弁，用鞣（mò）草染成赤色。

以上所述多是王公贵族所戴的帽式，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大概仅用一块布帛裹头，布帛形制随便，称为巾。“苍头”指的是用蓝布裹头的士兵，“黔首”则是指用黑布裹头的平民。

先秦女子以巾布裹头束发，用各种饰物装饰头发，名目有副、编、次、衡、笄、髻、总等。

战国时期，随着胡服的传入，革带取代了丝带的地位，为中原地区人们所喜爱。革带配上各种材料制成的带钩，不仅使用方便，而且增加了服装的装饰性。这种带钩长的有 1 尺多，短的只有 1 寸左右，用石、骨、木、金、玉、铜、铁等制成。有的使用雕镂镶嵌工艺，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精美工艺品。《史记》记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反映了带钩使用的普遍和形式的多样。山东、陕西、河南、湖南等地的春秋墓葬中屡有实物出土。

2. 秦汉服饰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兼收六国车骑服御”，制定了许多制度，其中包括冠服制度。汉代基本保留了秦代的遗制。

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 15 年，因此有关服饰的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很少。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汉武帝时，成为亚洲最繁荣强盛的国家，并和亚洲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联系，展开经济文化交流。国家经济的繁荣昌盛，促进了纺织手工业的兴旺发达，对外交流的扩大，刺激了

社会对精美服装的需求。汉代享国 400 余年 纺织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特别是汉代的丝绸，产量大，品种多，色彩绚丽，图案精美，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享有声誉。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丝绸大量传到国外，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汉代纺织业非常发达。东汉许慎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大字典《说文解字》所收以糸为部首的字达 240 个左右 其中表示织物颜色的字就有 20 多个。汉代丝织品种类繁多，在缁(zēng)或帛的总称下 就有纨、绮、缣(jiān)、绋、? (chóu)、纁、紫(qǐ)、素、练、绫、绢、縠、缟、锦、绣、纱、罗、缎等 今天的主要丝织品种在汉代基本上都已经有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114 件丝织品，其绚丽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批丝织品的颜色多种多样，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 花纹的制作技术有织、绣、绘等 花纹的纹样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等。其中有一种方孔纱 质地轻薄，一块 49 厘米×45 厘米的纱料只有 2.8 克重，而一件身长 128 厘米 袖通长 190 厘米的素纱单衣只有 49 克重。还有一种起绒锦，花纹由绒圈组成，有浮雕状的立体效果 又称绒圈锦 汉以前极为少见。起绒锦花型层次分明 外观非常华丽，如果把绒圈剪断，丝头散开，就是今天的提花丝绒，制作这种面料要求相当高的技术。另外还有一种采锦，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还在锦上织绣文字。

汉代的布主要仍是麻布和葛布，品种也很多，吴越出产的细麻布甚至与丝织罗、绮相仿。

汉代少数民族地区纺织业也很发达，西南少数民族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从新疆民丰县东汉

合墓葬中出土了一些棉织品，说明此时新疆地区已有了棉织印染业。

汉代的纺织业虽然如此发达，丝织品的生产如此量多质精，可是，能够用得起这些丝织品作为服装面料的只是少数权贵。汉代丝织品价格极为昂贵，一匹普通的缣素，相当于 6 到 8 石米的价钱，穷人是穿用不起的，故有“贫不及素”的说法。至于那些名贵的织锦纨绣只有帝王后妃以及贵族富商才能够享用。普通平民百姓使用的服装面料主要是粗麻布。

汉代的袍服逐渐取代深衣而成为最流行的服装样式。不过这时的袍服不同于先秦的绵袍，而是一种外衣。其式样由深衣演变而来，衣身比较宽松，衣袖肥大，称为“袂(mèi)”袖口收紧，称为“袪(qū)”无论男女，不分贵贱都可穿着。这时的袍服在衣领、衣袖等部位，一般都缀有花边，花边的色彩及纹样较衣服为素，常见的有菱纹、方格纹等。袍服以袒领为主，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也有裁成大襟斜领的，衣襟开得很低。袍服的下摆打裱，有的裁制成月牙弯曲状。女子的袍服更加讲究色彩和对领、袖、襟及衣裾等边缘部位的装饰。

单衣即没有里子的衬衣，也是深衣式，有直裾、曲裾两种。据是衣服的下摆，直裾单衣是从领部曲斜至腋下，然后垂直通到底边；曲裾单衣则是将前襟接长，从领部至底边围绕身体曲转而下。单衣是人们居家经常穿用的一种便服，也作为朝服的内衣穿用。曲裾单衣多为女子穿用，有的衣襟极长，围在身上能绕好几圈，衣襟上装饰美丽的边缘在身上形成一道道花纹。

服装采用曲裾，大约同裤子的演变有关。战国以前的裤子没有裤裆，仅用两只裤管套在腿上，用带子系在腰上。在深衣出现之前，由于有下裳围裹，内衣不会暴露于外。深衣将上衣下裳连为一体，衣襟直开到下裳的底边，这样，内衣容易暴露

出来，于是，出现了用加长的衣襟缠绕相掩的作法，形成了曲裾的样式。汉代以后，裤子形制趋于完善，曲裾服渐渐失去其实用性，从男服中消失了，但女服仍以此作为装饰。

单衣有长短不同之分，较长的称作襜(chān)褕(yú)直裾，衣身较为宽大。这种服装在汉代非常流行，男女都可穿用。最初属于便服，不能作为朝服使用。《史记》记载，武帝元朔三年，武安侯田恬曾因为穿襜褕入宫，犯了对皇帝不敬之罪而被免去爵位。后来逐渐流行开来，无论家居，还是朝见，均可穿着。《东观汉记》记载，狄纯率领 2000 宗族宾客迎接皇上，全部穿的都是襜褕。

汉代较短的单衣称为襦(rú)。一般长不过膝，有单襦，也有夹层絮绵的襦，即后来的袄。汉代平民百姓日常服装即为上襦下裤，女子则为上襦下裙。

在古代服饰的发展史上，裤子晚于衣裳，其形状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最初的裤子仅是套在小腿上的两只裤管，称为“胫衣”。《拾遗记》中记载，战国张仪和苏秦志向相同，勤勉好学，行路途中见到什么故事或典故，无处可记，便用墨记在手掌上和大腿间，夜里回到住所再写下来。这说明，大腿间是没有裤子遮盖的，墨字直接写在腿上，可以洗去。这种胫衣必须和下裳一起穿用，才不致露出下体。

战国以后，胫衣才演变为裤子。这时的裤子有开裆合裆之分，开裆的叫穷裤，相当于今天幼儿穿的开裆裤；合裆的叫“袴(kūn)”。由于我国古代服装以上衣下裳或深衣制的袍衫为主要形制，裤子在多数情况下是穿在裙袍里面的，所以其形制简单，用料也不太讲究。天气不冷时，有的就干脆不穿了。穷人有时连冬天也不穿裤子，如《三国志·贾逵传》记载贾逵“少孤家贫，冬常无袴(kù)”(袴即裤)。

褌，是贴身穿的内裤。有一种形状短小的叫做“犊鼻褌”。类似今天的裤衩。劳动人民在夏季劳作时往往只穿一条犊鼻褌，但有身分的人是不能这样作的。《史记》记载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卓王孙的女儿文君私奔后，穷困不能度日，便回到卓王孙住处附近卖酒。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褌，和佣工一起洗涤酒器，羞辱丈人的门第，使卓王孙不得不承认了这门亲事。

合裆裤出现之后，开裆裤并未消失，直至南宋，还有穿开裆裤的，这是由我国古代服装的基本式样决定的。

汉代的女服和男服区别不大，但礼服仍以曲裾深衣为主，衣襟更长，缠绕层数更多。下摆肥大，腰身裹得很紧。另有一种袿（guī）衣，形状与深衣相似，底部由衣襟的曲转缠绕而形成两个尖角，是贵族女子的常服。

短褐是穷人的服装，用粗麻、毛织品制成，形制短而窄。

秦汉时期，男子的帽子种类繁多，但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冠类，一是巾类。汉代的冠是区分等级差别的重要标志。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有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士冠、鹖冠等 19 种。其中有些是由古代延续来的，如冕冠等，有些则是新创的冠式，如通天冠等。这些冠帽的形制，史籍虽有描述，但无实物出土。从汉代石刻人物图像来看，与史籍记载多有矛盾之处。大致说来，汉代的冠是一种梁冠，冠梁多用铁皮制成，也有竹制的。冠形前部上耸，后部低斜，戴时加于巾幘之上。冠梁的数目多少不同，标志着佩戴者的等级尊卑，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冠帽用纁蕤（ruí）系在颌下固定（图 3）。

冠帽名目虽多，形制却大同小异，只是大小高低以及装饰



图 3

不同。最高的通天冠高 9 寸 较低的却敌冠高 4 寸。有的梁冠前加有‘山’‘述’等饰物。

汉初沿袭古制 士人戴冠 平民裹巾。大约到东汉时期 巾帻(zé)流行,士人也以巾帻裹头,冠则加于巾帻之上。帻实际上是巾的一种,原本只是用来裹束头发,汉代时其形逐渐加高 至汉文帝时 帻上加顶 又在后面加上双耳 这时的形状已经和帽子相类似了。史载汉文帝额发多,因怕别人看见说自己不聪明 使用帻包住额头。西汉末 王莽头秃 也用帻包头以掩盖缺陷。皇帝带头,上行下效,便逐渐形成了戴帻的风气。帻的款式有多种,从造型来分,主要有介帻、平上帻、空顶帻三类。介帻顶端隆起似屋顶,平上帻为平顶,空顶帻则无顶。帻的色彩也有多种,有绀(gàn)、青、緌(xiāng)、绿、赤、黑等 依据不同身分、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颜色,如地位卑贱者戴绿帻、武吏等戴赤帻,群吏春服戴青帻。平民百姓以戴巾帻为主,官吏平时家居戴帻,正式场合则在帻上加冠。

东汉末年,幅巾广泛流行。这是一种裁成 3 尺见方的巾

帕，原为士兵裹头所用，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是因起义者头裹黄巾作为标志而得名。到东汉末年，王公、将帅、士人都以戴幅巾为风雅。

汉代的鞋有舄(xī)、履、屐(jī)等。舄是一种加有木底的鞋，有各种颜色，供天子、诸侯、王后等配合祭服穿用。履自汉代起成为鞋的总称，多采用编织工艺制成，所用材料有草绳、麻线、丝线等，有的还在鞋上绣上各种花纹。掺用丝线编织成的鞋称为丝履，汉代的丝履主要有高头和歧头等形制，还有葛麻制成的方口方头浅底布履。屐是一种木制的鞋，底上装有二齿，可以在泥地上行走。

汉代上层妇女发式考究，有迎春髻、垂云髻、飞仙髻、瑶台髻、盘桓髻、同心髻、堕马髻、百合髻、分髻(shāo)髻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堕马髻。堕马髻由正中分缝，至颈后束为一股，挽成髻后垂于背部，并抽出一缕头发从一侧垂下，似乎是刚从马上堕下的样子。这种发式在汉代流行一时，至东汉末年逐渐消失。

西汉妇女讲究佩戴首饰，追求华丽美观。辛延年《羽林郎诗》有“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的诗句。她们喜欢戴假髻，巾帽就是其中的一种。其形制是用金属做成框架，裱以黑色缯帛，外形类似发髻，使用时戴在头上。左右各插一只长簪固定在自己的头发上。步摇是妇女的主要首饰之一，其形制是以金银丝制成花枝形状，上面缀以珠花首饰，并垂挂以五彩珠玉。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可以看到汉代贵妇头戴



图 4